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

第七十六回 祝伯青典試赴洪都 江子騫陳情歸白下

卻說陳小儒正和王蘭等人在奪豔樓下談笑，見家丁送進一封書子，說是陳仁壽寄來的，忙拆開細看：前面敘說在江西巡撫任上的情由，並月前玉梅生了一子，取名寶文。後面又說到祝伯青現在放了江西正考官，江漢槎業經告了終養，已蒙恩准，本意前月就要回來，因伯青亦欲於場後請假回籍省親，所以約了漢槎等他結伴同行。小儒見仁壽得子，甚為喜歡；又見伯青，漢槎不日總要回轉南京，便笑嘻嘻的將來函遞與王蘭等人觀看。惟有五官分外得意，即笑向琴官道：「祝人人也要回來了。每次對你們說，我生平知己只有伯青一人，妙在他處處能體貼出人家的甘苦。沒說我過於謬贊了他，待你們見了面，那時就知道了。」

琴官等人不獨屢屢聽得五官稱說伯青，他們也曉得梅仙、五官兩人皆多虧伯青提拔出了火坑，亦恨不得暫時一見，司『想那姓祝的不知怎麼一個溫存性兒，能使五官念念不忘。聽得他指日即可回來，眾人亦覺欣然。

小儒即仙了仁壽來函，匆匆向後說知方夫人等。晚米眾位夫人亦得了消息，都歡喜非常。暫且不提南京的話。

單說祝伯青浙省學差三年任滿，等新任到了，交代已畢，便打點入京覆命。正逢今秋賓興之年，即放了江西正考官，並著毋庸來京，即巾浙省馳赴江西，又加恩轉升了大理寺正卿。伯青忙著專折謝恩，遂趕緊起程，到半路上，待京中副考官到了，一同前往。

適值江漢槎在桌司任上，已托了陳仁壽代他奏請開缺，回籍養親。因江老夫人年高衰邁，又不服江西的水土，不時生病。漢槎甚為憂心，遂決意請告終養。起先江老夫人並不准漢槎開缺，經漢槎再三婉架道：「當日兒子在山東任上回來，即不思再出，惟願奉侍二親，承歡朝夕，稍盡為子之職。後來父親去世，母親又切實訓勉，當以致身於君為重，亦因母親肯隨任奉養。現在身體又時常不適，使為子之心如何能安。恐顧此失彼，反負聖恩，總要求母親成全。」瓊珍小姐亦從旁極力勸諫，江老夫人方才答應。漢槎見老母允許，喜悅非常，即忙著來見仁壽，請他趕緊派員接署，好讓他早為回籍。仁壽一面出折奏請簡放實缺，一面派員前來署理。

漢槎交卸了臬篆，正欲料理行裝登程。相巧伯青已至，聞得漢槎告了終養，不免打動了自己思親之念。雖然父母在堂，康強無恙，究竟膝下只生我一人，終覺甘旨有缺，不如待秋闈考畢，趁此機會請假一年，回籍省親，便來與漢槎商量，又約他一同起身。漢槎不便推卻，只得另賃了公館住下，又將此事稟明瞭母親。江老夫人亦叫漢槎等待伯青同行的為是。所有闈中應辦事情，不須細贅。

伯青出了場，即專折入京，又搬了過去與漢槎居住。一日，奉到諭旨，恩准給假一年，回籍省親，俟期滿再行來京供職。伯青見了，遂與漢槎商議，擇期起身。陳仁壽即請了他們過去，擺酒餞行，又留著盤桓了幾日。漢槎叫人去僱下兩號大船，一隻是江老夫人與瓊珍、小憐乘坐，一隻是自己與伯青乘坐。其餘十數隻小船，安頓隨行家丁僕婦，及箱籠物件。

這日早間，仁壽親自前來走送。大小文武聞得撫軍出外，多趕著過來伺候。伯青、漢槎再三辭止，待仁壽回了城，始揚帆開行。此番是衣錦榮歸，在路毫無耽擱。將到南京，漢槎便差了一名家丁先行回去打掃住宅。

今日已抵碼頭，漢槎即迎請江老夫人並家小人等進城，伯青亦回自己府第。祝安忙率領府內眾家丁在大門外迎接，伯青下了轎，直向上房來見父母請安。祝公因伯青遠路回來，略問了幾句，便命他回房歇息。

素馨小姐早在堂前相待。夢庚今年已八歲了，六歲上祝公即請了一位西席在府內教讀。夢庚讀書甚為聰敏，祝公愛惜孫兒如同至寶。此時在書館內，得知父親回來，趕著進內，上來見伯青請安。伯青見夢庚業已長成，又彬彬知禮，回憶臨行之時，甫離懷抱，即將夢庚叫到面前，『問他近來所讀之書，夢庚朗朗的回答。伯青心內甚為歡喜，便起身換了便衣，夫妻細談別後各事。用過晚膳，早為安息。

次早，即去見小儒等人，隨後漢槎亦到，彼此相見，各敘離衷。二郎道：「我料定你們也該回來了，久在外面做官，有什麼好處。我們舊日的一班人，而今又聚在一起，真乃難得之事。只少了在田一人，想他此番陸見之後，仍要出來，惟恐他放到別的省分去，急切就難聚會。裡面諸位太太們，倒是一人不少。較之當日，只可惜晚……」二郎說到此處，自知失言，連忙住口。

伯青早已聽得分明，二郎說的是只可惜晚秀沒了，他怕我傷心，故而不說，不禁觸起前情，眼眶兒一紅，回頭向王蘭道：「前年我在浙江，蒙你寄到甘老代晚秀作的序文，與一班名下諸君的題詠，我當即刊刻分送各處，又在浙江、江西兩處托人題了若干詩詞，共續成四卷，取名《闡貞集》，不知這名目可還用得？在我的愚見，諸人所詠，無非表述晚秀生前及死後的奇異，故以『闡貞』二字包括。況又盤先生的序文後面曾有『闡幽貞於地下，香到梅花』這麼一句。」小儒、王蘭一起點頭稱善。

五官在旁忙問道：「我做的那兩首濤，都刻上去沒有？」伯青笑道：「別人的都刻上，偏生將你的丟下，是什麼意思？而且你那兩首詩做的很好。」小儒笑拍著五官的肩頭道：「從此你這詩翁的名聲，連江浙兩省地方都曉得了，必然有人不遠千里而來，和你求詩求畫呢。」

五官笑了笑，即起身到奪豔樓，將琴官等人領著來見江祝兩人請安。伯青見了人為痛贊，惟於琴官，玉兒格外賞識。小儒又留住他兩人吃了午飯方各回府第。次日，小儒等人自然備下戲酒，代伯青、漢槎接風。眾位夫人亦請了瓊珍、小憐過來宴會了數日。

一日，漢槎來尋小儒等人閒話，即說到自己的府第房主要來收贖，欲想買他的，他又所求甚奢：「我倒想搬過來與你們同住，家母卻執意不行，日內已叫人四處尋覓房屋，總不甚合式。」梅仙聽了，即接口道：「我們這園子後身倒有兩個宅子，一共有二十多進，就是那王義的。因近年失修，狼敗不堪，他又無力修理，前日我聞得人說，他急於求售，又沒有那麼個大王兒來受。不如你同伯青商議，合買下來居住，再開個耳門，通到這邊園子裡，即可朝夕相聚，豈不好麼？」漢槎聞說，連連稱好道：「我同伯青商酌去，他若不願意合買，我定見是要的。」便起身作辭，一逕來會伯青，說知此事。伯青亦甚願意，即扯了漢槎去見祝公，稟明原委。

祝公也到過繪芳園兩次，大為誇獎園子裡的景致幽雅。此刻聽說可以與繪芳園通連，頗為高興，道：「橫豎這邊住著，與那邊住、著，同是一般的。這所房屋亦可與了人家，還怕抵不上那邊的價目麼。而且又與子騫合住，倒也相宜。他們暮年姑嫂亦可常時相會。子騫回去請問令堂的行止，我這裡沒有不行的。」伯青見父親允許，歡喜非凡，也同了漢槎至江老夫人前說了一遍。江老夫人聞得與祝府同居，甚為欣然道：「你兄弟們做主就是了。須要屋宇軒敞曲折，若是本來的低小，即重行砌造，不可惜費銀錢，那般礙眉碰鼻的屋子，我卻不願意。」

漢槎連聲答應，遂邀了伯青出外，吩咐人去請梅仙過來，托他與房主說明原價，即可開工興造。又叫他同五官兩人監工，應用的款項到我和伯青那邊去領。伯青亦重托了梅仙辦理。來日梅仙與王義一說便行，當即兌付房價，收過房屋，喚了瓦木匠頭前來，看何處宜修，何處宜造，又繪了圖式送與伯青，漢槎觀看，便擇吉開工。

到了開工這一日，伯青、漢槎俱吉服到此破土行香，即看定地勢，先在紅香院東首開了一道耳門相通，以便梅仙，五官早晚監察工匠等人。小儒、王蘭亦不時過來指點。好在是現成的房屋，不過修理改造，約有兩月工夫，早已煥然一新。仍分作兩個宅子，外面新砌成兩座八字門牆；前後共五進正宅，內裡總有門可通；直至後面，亦造了小小一座花園，當中用紅竹夾成隔離，兩邊一排兒盡是垂楊。竹籬中間有一重六角門，上面題著「綠楊宜作兩家春」。又在籬前鋪成白礬石馬斧甬道，即通著這耳門出入。兩邊園內均有亭有台，地方雖然狹小，倒還幽致。小儒亦在這邊園子裡耳門前蓋了一所屋宇，撥兩名家丁在內專司這耳門啟閉之責。

江祝兩府皆擇定三日後遷移。小儒等人早送過戲酒，預備本日應用。這日清晨，江老夫人，祝公夫婦帶著合府內外人等，吉時

進宅。先一日，即將各色物件全行發過。此刻兩處府內，皆張燈結綵十分鬧熱。小儒，王蘭，二郎均過來道喜。合城官紳等人得了信，亦要前來。各處照料仍是梅仙，五官兩人。小儒又在外而傳了一起班子，夾在六豔堂內，好兩邊府內一齊開鑼演唱。眾位夫人亦早早的過來，內外直至三更始散。次日又補請親友，均是小儒等人相陪。二連三日，方才清楚。方夫人又請過江祝二位老夫人來逛了一天園子。由此各家不過隔一道耳門，朝夕往來，甚為親密。

這日，小儒早起，意在到伯青那邊去，方走過紅香院前，見齡官坐在一叢芙蓉花前石磴上癡癡出神。小儒走近道：「你清早在這露地上坐著，想什麼呢？」齡官抬頭，見是小儒，便笑吟吟將身子向旁邊挪了一挪道：「你坐下來，我正有件事和你商量。」小儒亦笑著坐下。齡官道：「適才我與玉兒一同來看這芙蓉花的，他到祝大人那邊去了，我懶得過去，在此坐一會兒。正欲尋你去說話，卻好你又來了，可不是怪巧的！前日五官代我畫了一個小照，琴官兒他們見了，總說很相像的。他們也高興請他畫了，又說什麼我們六個人皆畫在一塊紙上，我也沒有理他們；特地來問你聲，還是單畫的好，還是畫在一起的好？別要將我畫成的臉遭掉了。」

小儒見齡官語言宛轉，眉目含情，不由得心內又動了一動，笑道：「自然是合畫的好，一則人多，畫上去倒不熱鬧些；再則也見得你們義氣。如果你定要單畫一軸兒也使得，就是一個人沒甚情趣，將我畫在一旁，陪伴著你，免得你寂寞，可好麼？」齡官抿著嘴笑道：「你說的可稀奇，我要你陪伴什麼呢？你同你們太太姨太太畫在一起，才合宜呢。」小儒搖頭道：「我最怕同他們畫在一起，上年畫了一軸，至今我總沒有叫掛著。」又挨進身，低低的笑道：「我想和你畫在一起，不是一般的麼？」齡官聽說，臉一紅，斜溜了小儒一眼，雙手推開小儒，故作怒容道：「別叫我清早的時候啞著你罷！人家好意請問著你，卻惹出你這些混話來。下次你再和我說這些混話，可是不依的。」說著，便在小儒腿上使勁的擰了一把，又「撲咄」的一聲笑了起來。

小儒自前番去看齡官的病以後，卻深愛他姣媚可人，在六人之中另眼相待。齡官亦知小儒待他甚厚，即有心日後依棲小儒，可以得所。今日故意的生氣，試探小儒性格。此時小儒不覺心蕩神馳，攜住齡官的手，笑道：「你好意思認真啞我麼？我這腿上被你擰了這一下兒，現在尚怪痛的。我恨不得也要擰你一把，不過你同我生氣罷。」便伸手故意來擰他的腿。齡官見小儒全不介意，仍是低言悄語的和他說話，即趁勢反閃躲小儒懷內，笑道：「我最怕癢的，你若碰我一下兒，那可我真要和你翻臉的。」小儒亦順手將他攙住，正欲再同他戲謔，聞得花外一群人說笑而來，急忙鬆手，起身走開。

早見琴官、春官、蘭官、鬆兒等人走到面前，鬆兒笑向齡官道：「我那一處沒有尋過你！昨兒我們商議著小照畫在一起，你沒回答我們，到底你行與止呢？別要因你一人不行，耽誤了我們的正經。誰知你躲在這裡和陳大人說話兒！早知你們在這裡，我們也不來了，沒的討你們厭呀。」齡官見眾人前來，生恐方才與小儒的情形被他們見著，忽聽得鬆兒取笑，不禁滿臉緋紅，立起身來趕著鬆兒道：「你這小鬼頭，也學著說尖巧話兒！我同玉兒到祝大人那裡去的，因陳大人問我的話，玉兒先去了，你即胡言亂語的起來，我定見撕你的嘴，問你可敢打趣我了？」

鬆兒忙躲到小儒身後道：「齡官兒要打我呢，你可攔著他，惟有他最相信你的說話。」小儒即走過攔住齡官，回身笑指鬆兒道：「怪不得齡官兒打你。饒不著要我勸解，還說這些歪廝纏的話。你怎麼知道他相信我的話呢？我也恨不能幫著齡官兒打你一頓。」鬆兒笑瞅著小儒道：「你也要打我麼？別叫我說出不好聽的話來！你們倒沒好意思。」說著，一溜煙跑進耳門內尋玉兒去了。

齡官又笑又恨道：「停刻再和他算賬，除非他今兒別見我的面，我要饒了他也不是人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你們一班的人，只有鬆兒、玉兒這兩個小油嘴討人厭的，恁憑什麼話，到了他們口內總要說的有形有影的。」琴官亦笑道：「你們別淘氣罷，究竟齡官和我們的小照，合畫呢單畫呢？」齡官道：「正因這件事來與陳大人商議的。我想昨兒已經單畫了起來，不若再和你們合畫一軸，豈非兩便？」小儒道：「倒也使得，不過叫五官多畫一個臉兒，他也不好推卻。我們此時就尋他去，多分也在伯青那邊。」便與齡官等人走進耳門，過了甬道。

見迎面三間屋子，四面栽的是翠竹，青蕉，十分幽密，上面題著「聽雨軒」三字，是伯青平時憩息的所在。上了台基，果見伯青，五官，鬆兒，玉兒四人在內。齡官讓眾人進內，用手叉住門道：「鬆兒你怎麼說？橫豎在這三間屋子裡，看你又躲到那裡去？」鬆兒笑著道：「好哥哥饒了我罷，下次再不敢亂說了，若再放肆，隨你怎麼打我；倘然你定見要和我過不去，少停背著人我替你下跪陪禮兒。」齡官道：「你們聽聽，到這時候兒，他還要占人的便宜，我真不能饒他。」說著，便搶步進來，小儒又攔住道：「鬆兒還是個小孩子家，他知道什麼？不過信口的亂說，你爽性看我的面子，饒恕他罷。」齡官發急道：「當真我相信你的話麼，我此刻饒了他倒不希罕，還要被他笑我無能呢。」便奪過小儒的手，仍要來打鬆兒。

伯青笑道：「你們鬧的什麼原由，說與我聽著，替你們評評誰是誰非。」齡官遂從頭至尾細說一番。伯青道：「這卻是鬆兒沒理。你看他此時這般可憐見的模樣，聽見你要打他，臉都嚇黃了。我叫他給你陪禮，你可饒過他罷。」齡官聽了，方才沒事。

鬆兒即走過來，笑向齡官作揖道：「好哥哥，總是我的不是，你要恕我年輕，別要記憎著我。」又轉身向伯青道：「不看你的金面，齡官兒斷不肯和我干休的。容我明兒虔誠恭敬，叩頭奉謝。」小儒笑道：「鬆兒未免過於欺人，我兩次替你勸解，你總不該謝我一聲麼？」鬆兒道：「別引我笑話罷，只道齡官兒真相信你的話，我才托你勸解的，那知連你都討了沒趣，倒叫我怪臊的！」

小儒道：「鬆兒你好，有下次呢，明兒齡官再和你過不去，你跪著求我，總不替你勸解了。」鬆兒笑道：「不用你多慮，我家齡哥哥向來同我最好的。今日本是我不好，當著人和他說笑，他才生氣的。不信你問著他，多分他現在心裡懊悔什麼兒似的，好說我家鬆兒兄弟平時怪好的人，又與我情投意合的，怎麼今兒在眾人面前要打他，給他沒臉，不要惹他怪我麼？我起先說，背著人替他下跪陪禮，是騙你們的。少停他倒要背著人給我磕頭，還要自認多少不是呢！」鬆兒說畢，引得眾人都大笑起來。齡官亦笑道：「你這小鬼頭，結實可惡。我此刻也沒有氣力和你鬥口，回到樓上去再同你說話。」

蘭官道：「我們是來請五官畫臉的，被齡官與鬆兒鬧了這大半日，現在你們既和了事，我們也好畫臉了。」便將眾人要畫在一起的話對五官說了。五官道：「叫我畫卻容易，但是畫成了你們將什麼謝我？」玉兒忙道：「我謝我謝，隨你柳哥哥怎麼吩咐，我總怎麼依著；只求你將我的臉畫好，別要畫出怪樣兒，叫人見著笑話！」琴官道：「玉兒又來混鬧了，好好的人，怎麼畫出怪樣兒來？你縱然要畫成怪樣兒，五官還不肯丟這個聲名呢！」玉兒聽了也不去理會琴官，便扯了春官兒將一張螺甸小方幾抬到窗前，隨手將朝南窗子吊起兩扇，又將伯青案上筆硯等物一齊搬過，又挪了兩張座頭在小幾前安放，自己即先在對面坐下道：「柳哥哥，請你先給我畫罷！」五官道：「你們看，玉兒這樣性急，好似我不肯代他畫的一般。」亦笑著坐下，先將紙上約了方寸，然後折起六個人的面目地步，方拈起筆來，細細揣摩玉兒的神致。琴官等人多圍攏來觀看，伯青道：「玉兒生成這淘氣樣兒，五官須要格外將他畫得淘氣些，才有趣呢！」五官笑道：「我心內久已有了成見，包管畫出來你們總要叫好的。」

眾人正在說笑，見二郎也走了進來，笑向五官道：「我各處尋你們不著，原來你的買賣上門了。後來到奪豔樓去，才知道你們在這裡面臉呢！不知你們怎麼代五官潤筆？」玉兒扭過脖子道：「不勞你費心，替柳哥哥愁著沒有潤筆，我早經想下了。我們六個人，公送他一件好東西，都值得上這潤筆的費資，此時卻不告訴你。」五官一面提筆畫著道：「玉兒你可別噤嘴罷，正在用神的時候，偏生你要和楚卿去說話，倘或畫走了規模，那時又好說我有意同你鬧玩意兒。你再伸腰扭項的，我可不敢畫了。」

玉兒聽說，忙又端端正正的坐好。二郎拍手道：「玉兒今日也被人挾制住了。你只好同我七搭八搭的手段，你是好些的兒，同五官拗強去，偏不要他畫，我才真佩服你是個玉兒呢！」五官道：「楚卿你可別同他鬧罷，你看玉兒嘴咂咂的，又要說話了。設若走了手，他定然要我重畫的，那可又不費一番周折，你不是與我鬧麼！」

二郎笑了笑，方走了『開去道：「子騫，小雁到那裡去了？一早起總沒有見著他們。」伯青道：「小雁往我們田上去了。子騫聽說身子有些不爽適，停刻我還要去看他去。」二郎又向小儒道：「將才我見外面送進一封書函，說是在田從京中寄來的，現在已送

到內裡去了。我想在田在京多時，也該有了消息。他的家書裡總該有致我們的書函在內，小儒何妨去問聲，免得我又走一趟兒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你懶得去，偏生我願意去麼！」說著，便立起身，興匆匆的出耳門而去。

這裡五官早將玉兒的臉畫成，遞與伯青，二郎觀看。人眾見了，無不喝采道：「真正畫的酷肖，連玉兒滿臉頑皮的形容總畫了出來。拜服，拜服！」五官道：「你們稱好是沒用的，須要本人中意呢！」便隨手在書架上取了一面手鏡，遞與玉兒道：「你仔細認認你的本來面目。」玉兒接過手鏡，歪著頭看了半晌，笑道：「真個與我一般無二，惟恐一胎兒雙生的兄弟尚不得這麼相像呢！」

二郎道：「好了，俗說中了本人意，即是好東西。五官的潤筆可以拿穩了。」玉兒笑道：「柳哥哥有無潤筆，與你什麼相干，偏是你不放心。難不成你還想同他分肥麼？」使丟下手鏡道：「柳哥哥你不要理他們，請你接著代齡官兒畫罷，我要與他在一起兒的。」五官道：「你們六人內，惟有齡官畫了兩個。你要記著，若是送我東西，他可是要兩分的。」齡官笑道：「那個自然，不用你交代，就是全數派我一個人獨出廣我也沒得推諉。」即在玉兒的座頭上坐下。

五官正欲舉筆，見小儒笑嘻嘻的拿著一封書予進來道：「在田已復任兩江，不日就要到了。你們可知道那送書的人是誰？說起來卻也奇怪！」伯青聞說，即忙在小儒手內接過來函，與二郎同看。五官亦擱下筆走了過來。不知雲從龍怎生又至兩江，那送書來的人有何奇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